

南香红 著

V看天下 | 五年典藏

众神栖落新疆

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



刘玉生 摄影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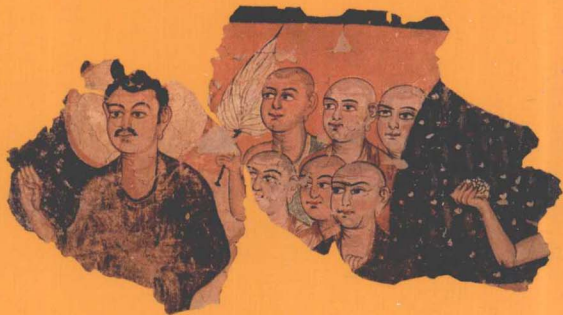
这里是欧亚大陆最平坦宽广的胸膛。当风起草绿太阳沉浮四季轮转时，感知到大自然的节律的人类，便跨上马，自由自在地迁徙飘荡。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人类的不同种族、城邦之间，传递着或明或暗的讯息。

有那么多的民族像白云一样漂浮过这片辽阔的土地，消失、融合。5000年来这里人的皮肤渐渐变深，最后白色上染上了一层太阳的金黄。

一些城邦失落了，文明死亡了，但另一些文明却以另外的方式活着，潜行于今天，决定着新疆的颜色驳杂而纷呈，迷离而绝世。

新疆是一个身世复杂的美人，她的每一眼秋波都深如海水，幻如梦境。

若想揭开新疆神秘的面纱，就必得回到过去。



独家记录三十年考古新发现 揭秘新疆五千年真实的容颜

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 人类文明的混血之地
寻找打开世界人种之谜、文明断裂之谜的金钥匙

ISBN 978-7-5108-0759-6



定价：68.00元



南香红 著

众神栖落新疆

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
/ 南香红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 (2011.3重印)
ISBN 978-7-5108-0759-6

I. ①众… II. ①南… III. ①文化史—研究—新疆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9917号

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

作 者 南香红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25
字 数 34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59-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令人眩惑的新疆

新疆是一个人们似乎非常熟悉，却又异常陌生的地方。

尽管关于新疆的一切车载斗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谁能真正描摹出新疆的面容。

绵延的雪山，茫茫的戈壁，无垠的沙海，星星点点的绿洲。最高和最低、最冷和最热、最彻底的荒凉和最充裕的富足，都在她 1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最强烈鲜明的方式一一陈列。

新疆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长纱蒙面的美人，关于她美貌的传说像风一样四处传播，但谁也没有真正一睹她的容颜。

新疆是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不可能穷尽的，尽管这个生命一生都可能和新疆厮磨在一起。除非，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种超常的智慧和伟大的心灵，而这个生命恰恰是上天为了了解新疆所造的。

新疆太大了，但更主要的不仅仅是它的大。它是造物一时性起以非常规手段造就的，要不然为什么中国最大的盆地、最大的沙漠、最长的内陆河、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这些伟大雄奇的自然都会集合在新疆大地上？

从沟沟有黄金的阿尔泰山，一下跌入荒凉的准噶尔盆地；从上可扞天摘星的天山，再次落入塔里木的茫茫沙海；从喀喇昆仑山海拔 8611 米的乔戈里峰，到吐鲁番盆地海平面以下 154 米的艾丁湖，新疆这种一落千丈、大起大落的地势变化，有一种惊险的美丽。

在新疆，你可能一天之内体验到四季的转换。山下是烈日炎炎的夏季，愈往山上走，气候便依次变为春季、秋季，最后是白雪皑皑的冬季，这是一种浓缩的极端感受。

新疆有两种最主要的颜色，一种是黄色，一种是绿色。

黄色是大片大片的戈壁沙漠，绿色是小片小片的绿洲。黄色的戈壁沙漠实在是太大了，要占新疆面积的 96% 左右；绿色的绿洲又实在是太小了，

只有大约4%。新疆人就居住在戈壁沙漠中的绿洲上。

黄色的沙漠戈壁是亘古的荒凉，任何生命不能生长的不毛之地；但那小小的绿洲又是那样的丰盈饱满，充满了勃勃生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汗的心儿醉了……”如果你在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新疆沙漠中一块如阿拉伯飞毯一样的绿洲，你的心儿一定比阿娜尔汗还要沉醉。新疆绿洲的果实应该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因为它经过沙漠生存与死亡的反复锤炼，它饮过雪山冰川最清凉纯净的甘露，沐浴过天空无遮无拦的灿烂阳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新疆的自然的属性，不管怎样还是可以让人感知和理解的。但是，几千年的新疆所变幻出的色彩却足以让人眩晕。谁能搞清楚新疆的人种起源？那些今天看到的黄皮肤、白皮肤以及黄白混杂的人和民族，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混血？还有新疆的宗教，在今天的伊斯兰教的底色之下，谁又能分辨出它杂合了多少佛教、祆教、景教的色彩？

新疆作为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这里曾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埃及和两河文明的交汇之地，现在还存留着非常古老的佛教的石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古希腊罗马的有翼天使遗迹；这里曾演绎过中亚不知多少古代民族、多少城邦国家的兴衰历史，在过去的人类七八千年的文明史中，新疆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相聚的欢场。世界几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原本这里仅仅是一个人类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谁都没有想要在这里驻足和经营，但不经意间，这个十字路口，却成了人类几大文明相遇相撞的地方，也是重新受孕融合的地方，最后也成为新的文明诞生的黄金产床。

这黄金便是那金灿灿的沙漠。现在的死亡之地，过去的人类家园。文明的欢聚之地，文明的埋葬坟场。一些城邦失落了，文明死亡了，但另一些文明却以另外的方式活着，一直活到今天，决定着今天的新疆性格，决定着今天的新疆颜色，驳杂而纷呈，迷离而绝世。一层文明覆盖着另一层文明，一滴血液里有着千万种幻化。活着的文明继续活着的方式是混血，死亡了的文明却因为死亡而保持着纯粹与纯洁的模样，在黄金般的沙漠之下，当它们一个个再一次浮现的时候，它不仅仅向人们言说着历史曾经怎样，而是在多重维度里证明着人类的种种可能性——人类是什么，人类为

什么要创造文明，以及人类可以达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间，人类的想象力的浩瀚无边，如何像漫漫春水越过堤坝四溢到整个宇宙空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被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及“你喜欢在历史上什么时候的哪个地方出生”时，汤因比回答：“我希望能出生在公元纪年刚开始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伊朗文明和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合在一起。”

公元纪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萌动期，地球上被地理空间阻隔着的、互不知道彼此存在的人类，突然之间像是听到一声号召，或者是被神奇的上天之手摸过顶一样，开始了智慧的生存。文明的星星之火被点燃，照亮了野蛮的黑暗，并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范式，迁延几千年至今。蒙昧不再，西方古希腊文明、东方的中华文明和恒河边的印度文明如盛花般绽放，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基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散播远方，宗教、哲学、文学、历史、人类的精神生活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顶峰。人类目光如炬，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人类像一个青懵的少年，渴望探索所有处于黑暗中的未知的世界；人类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追问，关于人，关于神，关于大地，关于宇宙……

人类开始了互相的寻找，冥冥之中的神指引着行进于路途的人们。现在再看世界上第一个人绘出的第一份世界地图，可能会觉得人类关于自己生存地球的想象是那么可笑，但正是这谬误百出的想象，指引着人们走到了今天。

汤因比一直在寻找着人类文明融合在一起的地方，他把这个地方称作是“诗意的栖居”。这个人类诗意的栖居之所，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处，这就是新疆。

或者用新疆这个名称过于狭隘了。新疆只是一个近代的称谓，这个称谓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和边界的强烈意识和现实。而在这个地方被称作西域的时候，或者在被称作西域之前更古老的年代，它是那么的辽阔，那么的无边无际，它是欧亚大陆的最平坦宽广的胸膛。这里的人类最先学会了驾驭马，创造了马车，当风起时草绿时，太阳沉浮四季轮转，感知到大自然的节律的人类，便跨上马，自由自在地迁徙飘荡，种族与种族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传递着文明的或明或暗的讯息，不同的文明就这样相遇、

交合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有过几大文明的汇集，有过无数民族的融合了。世界上有哪个地方会同时并行20多种语言文字？又有哪个地方会有几大宗教共同被信奉的奇观？所以，现在新疆随便一个沙漠里死去的古城，或者一个现在还活着的地名，考证起来都会让一个饱学之士迷惑。楼兰、尼雅的千古之谜怕是永远也解不开了，而乌鲁木齐这样一个地名，究竟是来自哪个民族哪种语言，专家们也在争论不休。

有那么多的民族像白云一样漂浮过这片辽阔的土地，消失、融合，再消失，再融合。5000年来在新疆生活的民族皮肤渐渐变深，最后白色上染上了一层太阳的金黄。

有那么多的文明在这里一次次地受孕、混血。文明相遇时迸溅出的火花，落入沙漠、绿洲、高山、盆地，照亮了历史的夜空。

但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段，沙漠向外扩张了200—300公里，古城湮没，珍宝遗失，沙漠掩埋了一切。

沙漠以千年的宁静保留了它们死亡时的模样，居民的门扉虚掩着，主妇的纺车上还挂着一缕没有纺完的毛线，国王的公所里泥封的简牍还没有打开阅读，举世珍宝鲜艳如新。

众神曾栖落于新疆。上个世纪西方的地理历史学家们惊奇于东西方文明的传播和交流，他们在总结了这种交流的特质后，将之称为“丝绸之路”，但这仅仅是一条物质的大道吗？就算它是一条人类物质文明交流的道路，它又是怎样的一条路啊！

它是一条由骆驼柔软的脚步，在坚硬的砾石上踏出的、纤细而渺远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流动着；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以如此细微的孔道沟通、交流、碰撞，各种音乐、绘画、雕塑、舞蹈艺术，各种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生活方式都在这里一一呈现；印度的佛陀、伊斯兰的真主、基督教的耶稣也从这里翩然走来……

它似路非路，有着路的名字却没有路的形态，有着路的实质而又缺乏路的足够承载；它似乎是抽象的，又似乎是具体的；它似乎是狭义的确指，又似乎是内涵复杂广博的模糊概称……它似存非存，似断非断，若隐若现地穿行在戈壁大漠、雪山草原之间，像一条突然受惊、快速爬行的蛇，稍

一愣神，倏忽间便不见了踪影。

它有一种梦幻的色彩，一种超现实的性质，然而又是如此实实在在地卧伏在欧亚大陆辽阔的土地上。它远远超越丝绸所能涵盖的范围，实际上在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之前，人类的先行者已经走在这条路上。草原上那些沉默的石人；太阳墓地里那些白皮肤金头发的男人；小河墓地那些沉睡在红色的死亡殿堂里的美丽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他们匆匆地离去、消失，没有留下他们为什么要来、又为什么退出历史的信息，甚至，他们连一个背影都没有留下。

我们今天的样子和今天的生活是怎样地被早在远古时代就决定了的？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什么样的事最终成了我们不可摆脱的前世决定？如果佛说的轮回真的存在的话，那么是怎样的力量决定我们向这个方向走，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宿命，当我们回看人类文明的生长与毁灭，如看一朵花的萌动与凋零一般，宿命的轨迹如洁白雪地上的飞鸿的印迹一般，那感觉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新疆大漠戈壁上高山河流旁偶尔遗留下来的星星点点的人类文明痕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被一个一个地收拾起来，每一个接触它的人，都会被它迷惑吸引，一个个探险家、考古学家、史学家、文字学家虽付出终身的努力而收获微薄，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东西，有的一眼就能辨识出它的文化蕴含，有的不管你如何努力，它都是天一样大的谜，你越熟悉它，它就离你越远，越不可解读，就如夏夜里跳动的磷火，有火的光亮，但却幽冥而灵异。

但是，你若想揭开新疆蒙面美人的盖头，就必得回到她的过去。这是一个身世复杂的美人，她的每一眼秋波都深如海水，幻如梦境。

南香红

2010.12.26



楼兰三间房遗址。此被认为是楼兰官署。

太阳墓地。1997年12月楼兰西北方向孔雀河尾间，发现距今约3800年前的古墓地（距离干涸的罗布泊大约70公里）。其中6座以7圈木桩环绕，再放射状排列，一座墓用690棵树建造。6座墓，如6个光芒四射的太阳。





目录

第一章 楼兰——百年未解之谜 / 001

第一节 惊采绝艳 盗墓盗出的新楼兰 / 002

第二节 两个楼兰 太阳墓地与楼兰城 / 009

第三节 楼兰都是美女 / 018

第四节 世界上最古老的婴孩 / 026

第五节 楼兰三大未解之谜 / 034

第二章 民族——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征战与融合 / 047

第一节 洋海巫师的法术 大麻、音乐与头颅钻孔? / 048

第二节 青河金字塔巨石阵 独目人守着的秘密? / 055

第三节 草原石人 那些沉默不语的人类魂灵 / 063

第四节 战马 传奇 3000 年 / 071

第五节 康家石门子岩画 伊甸园里的幸福事 / 078

第三章 故城——大地上最完美的废墟 / 091

第一节 营盘 命运交叉的城堡 / 092

第二节 交河故城 倒悬之城 / 118

第三节 中亚庞培 战争与阴谋 / 131

第四节 米兰 有翼天使飞落 / 155

第四章 古墓——黄沙中神秘的死亡殿堂 / 165

第一节 阿斯塔那古墓 生命的天地遨游 / 166

第二节 波马古墓 劫后余生的草原奢华 / 173

第三节 山普拉墓地 人首马身武士，亚历山大大帝肖像？ / 181

第四节 小河墓地 红色的死亡殿堂 / 190

第五章 物质——文明十字路口的华彩 / 221

第一节 西方有黄金之丘 / 222

第二节 东方的玉石之盟 / 229

第三节 丝绸 西方对东方的永久痴迷 / 235

第四节 铜镜照出的东西方美人 / 243

第六章 文明——混血的汉唐 / 251

第一节 汉唐细节 来自远方的金桃 / 252

第二节 胡装美女 大唐的性感与自由 / 258

第三节 音乐 舞蹈与女奴 胡姬长安招素手 / 265

第四节 千年时尚 女人身上的世界 / 273

第七章 众神欢聚——世界宗教行走东方的足迹 / 281

第一节 佛行中国 / 282

第二节 佛国于阗 / 289

第三节 众神欢聚 / 298

第四节 洞中佛天 / 310

第八章 河与沙——那些遗失了的文明珍宝 / 337

第一节 一千年前 唐玄奘讲的一个故事 / 338

第二节 河的死亡与文明的死亡 / 347

第三节 丹丹乌里克 东方蒙娜丽莎的微笑 / 356

第四节 圆沙古城浮出沙海 / 369



ZHONG SHEN QI LUO XIN JIANG

第一章

楼兰——百年未解之谜

100年来，有关楼兰的每一次发现都炫人眼目，但是一个发现和一个发现似乎有某种联系，又都彼此孤立，人们无法找到文明和文明之间的联系。楼兰就这样被摆在历史空荡荡的舞台上，没有任何布景和说明。

楼兰文明远远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楼兰城邦文明，那只是楼兰文明的一小部分。现在的考古发现是，楼兰文明有两个样式：一个是3800年前的以太阳墓地为代表的楼兰文明，另一个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楼兰城邦文明。前一个文明和后一个文明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断裂带，人们无法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这个巨大的裂层里包含着楼兰文明的三大谜团：人种之谜、文明断裂之谜和文明消失之谜





第一节 惊采绝艳 盗墓盗出的新楼兰^①

一个红柳枝、芦苇杆和碗口粗的胡杨木搭的盖子被掀开，罗布泊异常灿烂的阳光像一柄利剑刺进黑洞洞的墓穴，一股阴气“唰”地冲上来。一座完好地保存了2000年的古墓被打开了。“那口棺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盗墓贼阿不力孜·克里木喃喃地说着

假如没有盗墓，人们不会发现另一个楼兰。

100年前，楼兰就是这样被惊扰的。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的涌入将湮灭于1600年时间中的楼兰唤醒。陈寅恪老先生对敦煌曾一声长叹：“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而楼兰更是一块伤心之地！在盗墓者扔下的零碎中，考古学家竟然拼起了楼兰的另一幅图景。问题是，盗墓贼扔下的零碎都让人瞠目结舌，那么他们盗走的又是什么？这些文物流落到了哪里？

2003年2月一支进入罗布泊的探险队报告：他们在沙漠里遭遇盗墓贼，一座“精美得令人窒息的墓”被盗，墓中尚存“壁画、干尸、彩棺、丝绸碎片”等，他们认为这座墓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楼兰王陵”！

消息一出，立即惊世。因为楼兰国已经发现有王20多位，但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座真正的王陵！

真的是楼兰王陵？2月20日清晨，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和一支由考古、公安人员组成的队伍，直插罗布泊，当晚9点到达盗墓地点。

天已经昏黄，登上雅丹，趁着微弱的天光，大家看到墓顶已经塌落，墓室里隐约有壁画，看来就是被盗的“楼兰王陵”了。

第二天早晨，张玉忠进入现场。天哪，被盗的不仅仅是一座墓，目力所及之处，所有的地方都挖得乱七八糟，沙漠里布满纵横交错的车辙、

^① 2001年本书作者采访新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玉忠等，写出《塔克拉玛干盗墓现象调查》，发表于《南方周末》2001年7月5日第5版。

新鲜的脚印。

一开口张玉忠先狠狠地骂了一句娘，然后愤愤地说：“都盗完了。”

“这哪里是无人区，分明是闹市。”张玉忠说。张玉忠立即向北及西北方向的5至10公里的范围进行调查，他发现凡是他走到的地方，盗墓贼全部都挖过了。“到处是盗墓贼的足迹，每隔三五步就有新鲜的挖痕，大大小小的墓盗了50多座，尸骨扔得满山遍野都是，随葬品洗劫一空。”“太惨了！太惨了！全都盗光了，我们来晚了！”

报道中的楼兰王陵，位于北纬 $40^{\circ}40'$ 、东经 $90^{\circ}07'$ 的一个高20米的风蚀台地上。南距楼兰古城20公里，东南距楼兰LE城4公里。处于罗布泊西北的一大片雅丹地貌中。

这片巨大的雅丹地貌，中国古籍上称为“龙城”或“白龙堆”，是丝绸之路到达楼兰之前最难走的一段路。上亿年的大漠长风在戈壁上雕刻出无数的沟沟壑壑，上可高几十米，下不可测底。风沙起处，如同游走于沙海中的蛟龙，百步之间难辨路途，是所有探险者都惊惧万分的迷魂阵。

张玉忠发现，古人在埋葬死者的时候，是从巨大的雅丹的断裂层上掏洞建立墓室的，墓道口距顶部大约两米，分前后两个墓室。盗墓贼在前墓室的顶部开了一个大约三米的口子，将前墓室全部暴露出来，然后又从前室的墙上掏了一个60厘米的洞钻入后室。

前室里堆满填土和散乱的棺板，张玉忠等从小洞中仰身钻入后室，发现后室中部倒扣着一具棺木，棺木上撘着一层层的棺板，盗墓者怕墓顶塌落，用棺木做支撑。

尸骨残存的已经不多，仅见一个颅骨和少量长骨，但从棺板计算，大约曾经有4—5口棺材。其中有两块棺板是彩绘的，上面绘有菱形大格，格内的云气草纹色彩如新。前后墓室里都有壁画。前室东壁上绘有6个人物，头都不见了。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鼻子以下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留着美丽胡须的男子，身穿着一袭鲜红的套头长袍，腰间扎着饰有金色花纹的腰带，他手里举着一只高脚杯，左手闲闲地插在腰间。他的身边是一个美人，也端着一个扁圆形的酒杯。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身上



的衣服。外面是一层黑色的无袖长纱衣，里面是一件洁白的轻轻的泡泡的松松的丝绸衣，就像是现在街上女子流行的泡泡袖，贴身是一件红衣，这件红衣不仅让女子的纤细胳膊隐约可见，而且胸前还有飘带似的饰物花团锦簇地垂落。壁画似乎在描绘一场 1600 年前的盛宴。所有的人都身着艳丽的服装，保持着一个庄严的姿势，右手举着酒杯，向红衣长袍者致意。

这是一场关于什么内容的欢宴？他们喝的是什么？那只高脚杯引起专家的兴趣，这不是中国的东西，它是一只真正的葡萄酒杯吧？他们喝的应该是葡萄酒，因为高脚杯子从来就是因葡萄酒而生的。

关于这座墓的考证，几个月后出了结果，它不是楼兰王陵，因为这座墓被判定时间大概为魏晋时期，那个时候，楼兰早已改名为鄯善，都城也从楼兰迁到了别处，于是这座墓被正式命名为“楼兰壁画墓”。

虽然不是楼兰王陵，但并没有削减这座墓的价值，因为如此精美鲜艳的古墓壁画是楼兰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让那些已经熟悉楼兰每一个细节的专家大开眼界的同时，又让他们惋惜地跳脚。所有人物脸部都在盗墓过程中被无情地破坏了，假如没有破坏，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表情，会和他们的眼睛对视，还会从他们的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上判断他

2003 年被盗的楼兰壁画墓，此墓曾被误认为楼兰王陵。图为墓中壁画上的宴饮场面。



们来自哪个民族。

作为一生从事考古事业的张玉忠，从盗墓者的孔洞钻入古墓，实在是一种悲哀，这几年有人说他是跟着盗墓贼搞考古的人，张玉忠听了，苦笑着说：“一点不错，这些年尽跟着盗墓贼捡破烂了。”

“我们对楼兰知道得太少了，1949年以来，我们对楼兰所做的工作，加起来还没有100多年前外国人做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说。^①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使这座消失了1600年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重现于世。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两次进入楼兰，并在楼兰周围发现十多座城址、寺院，他对这些遗址进行了编号。而现在对于楼兰的认识，还是基于100多年前的发现。中国的考古学家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到达楼兰，还是配合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的电视片。对于楼兰有什么，中国人全然不知，于是一个怪现象便出现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的新篇章，许多都是盗墓贼揭开的。”张玉忠说。

1998年3月10日楼兰古墓被盗，让张玉忠第一次知道这里的雅丹里还藏着古墓群。而且被盗文物之精美让人瞠目。自首的盗墓贼库尔班·加玛力说他们盗了一具楼兰彩棺，张玉忠的第一反应是“假的，骗人的”。直到这个人从一个瓶子里拿出一块锦的残片时，他的眼睛才“瞪大了”，“心狂跳起来”。

这一定是个惊天大案，他判断。

从来没有人在楼兰发现过彩棺，就连100年前外国考古学家们把楼兰翻了个遍也没有。张玉忠急切地奔向现场，“真想不通他们是怎么找到古墓的。这块雅丹台地和所有的雅丹一模一样，古墓没有任何标志，就是告诉我具体的方位去找也很难找到。”张玉忠不得不信服“在沙漠里盗墓的人有野狼一样出没荒野的本领和嗅觉”的说法。案件告破后，才得知这是一个专业的盗墓团伙，主犯阿布力孜·克里木，39岁，乌鲁木齐经营珠宝古币的个体户。为了能找到更好的真的文物，他买来有关新疆历史、文物、考古的专著研读，购买了汽车，找了库尔班·加玛力

^① 2001年本书作者在北京采访孟凡人。

